據安大簡《詩經》解《書·舜典》“朱虎熊羆”之“朱”

——兼釋《毛詩·秦風·小戎》中的“鏤”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臺

《尚書·舜典》云：

“帝曰：‘俞，咨！益，汝作朕虞。’益拜稽首，讓于朱虎熊羆。帝曰：‘俞，往哉！汝諧。’”

對于其中的“朱虎熊羆”，《孔傳》云：“朱虎、熊羆，二臣名。”孔穎達《疏》：“以文十八年《左傳》八元之內有伯虎、仲熊，即此朱虎、熊羆是也。”是把“朱虎熊羆”讀爲“朱虎”、“熊羆”二人。此後說法頗多，顧頡剛、劉起釪先生在《尚書校釋譯論》中指出“‘朱虎熊羆’，有二人說，四人說。最後一家提出三人說。”認爲“根據資料情况來看，自以四人說爲確。”並指出“朱”即《山海經》中的“離朱”。[[1]](#endnote-1)1

按：《校釋譯論》中采用四人說是正確的，但是說“朱”是“離朱”則有可商。《山海經》中經常見到有些國族“使四鳥：虎豹熊羆”或“豹虎熊羆”的記載，《大荒東經》云：

“有蒍國，黍食，使四鳥：虎、豹、熊、羆。”

袁珂先生《校注》論之云：

“經文‘虎豹熊羆’，宋本作；‘豹虎熊羆’。帝俊之裔之有‘使四鳥：豹、虎（或虎、豹）、熊、羆’能力者，蓋出于《書·舜典》所記益與朱、虎、熊、羆爭神神話。《書·舜典》云：‘帝（舜）曰：‘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？’僉曰：‘益哉！’益拜稽首，讓于朱、虎、熊、羆。帝曰：‘俞，往哉！汝諧。’’此其外貌固歷史也，而其實質則神話也。《漢書人表考》（清梁玉繩撰）卷二云：‘江東語豹爲朱。’則此‘朱、虎、熊、羆’舊注所謂舜之四臣者，實‘豹、虎、熊、羆’四獸也。”[[2]](#endnote-2)2

袁先生指出《舜典》中的“朱虎熊羆”即《山海經》的“豹虎熊羆”顯然是對的，但是爲什麽“豹”會變成“朱”就不好解釋，所引梁玉繩說的“江東語豹爲朱”實是出自《路史》卷二十《疏仡紀·有虞氏》羅蘋注：

“《書》有‘朱虎熊羆’，說者以爲二人，予稽之四人也，虎爲伯虎，熊爲仲熊，**江東語‘豹’爲‘朱’**，語者相傳，**是朱爲叔豹也**，則熊爲季狸必矣。”

但是說“江東語‘豹’爲‘朱’”不知和所據。實際上語“豹”爲“朱”應該有極其古老的因由。

《詩經·唐風·羔裘》裏“羔裘豹袪”、“羔裘豹袖”的“豹”，安大簡《詩經》裏均寫作“䶂”，[[3]](#endnote-3)3字不从豸而从鼠。另外比較特异的是《秦風·小戎》：“虎韔鏤膺”，安大簡《詩經》裏作“虎韔䶂（豹）膺”，[[4]](#endnote-4)4整理者並沒有解說“䶂”與“鏤”的關係，可能是覺得“鏤”、“䶂”的聲韵懸隔，難以通假。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，可能並不是如此。

“䶂”字《說文》云“胡地風鼠。从鼠勺聲。”注音是“之若切”（章紐沃部）。《廣韵》裏則有幾個注音，《入聲·藥韵》同《說文》作“之若切”（章紐沃部），音與“灼”同；《廣韵·去聲·效韵》裏“北教切”（幫紐沃部），則即今之“豹”的讀音。《入聲·爵韵》裏與“爵”同爲“即略切”（精紐沃部），《入聲·的韵》裏與“的”同爲“都歷切”（端紐沃部）。

“豹”字在《山海經》中常寫作“犳”，《西次二經》云女床之山“其獸多虎豹犀兕。”又云㕄陽之山“其獸多犀兕虎犳”，很明白“犳”就是“豹”的异體字，同于楚簡書中寫的“䶂”，郭璞注：“犳，音之藥反”，是和“䶂”一樣讀若“灼”。就因爲此，後人就弄糊塗了，認爲“犳”不是豹，而是另外一種獸，如《玉篇·犬部》：“犳，獸，豹文。”《廣韵·藥韵》：“犳，獸名。”《類篇·犬部》：“犳，獸，如豹而無文。”都音灼，不說是“豹”字。

其實說是“豹文”或“如豹而無文”是出自《集韵》的誤解，《集韵·平聲三·三蕭》：“犳（伊堯切，音么）：《山海經》：‘隄山有獸，狀如狗而文首，名曰犳。’”又《入聲十·十八藥》：“犳（職略切，音灼）：獸名，出堤山，狀如豹而無文。”《康熙字典·巳集下·犬部》“犳”字下辨之云：

“按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：‘堤山有狕。’本作‘狕’，郭璞音么。《集韵》引以訓‘犳’，誤。”

查《山海經·北山經》：“堤山，多馬。有獸焉，其狀如豹而文首，名曰狕。”的確是作“狕”而非“犳”，郭璞注“音么”，《玉篇·犬部》言：“狕，獸名”即此，《集韵》把字弄錯了。《山海經》中沒有單獨稱“犳”的异獸名，其所寫的“犳”就是“豹”的异體字。不過《康熙字典》說出《西山經》也搞錯了。

“鏤”是舌頭音的來紐侯部字，這個不複雜。而“朱”字稍複雜，本是章紐侯部，是舌面音，可每與舌頭音字通假。古傳帝堯子丹朱，清人鄒漢勛《讀書偶識》卷三已經指出又作“驩兜”、“驩頭”、“驩朱”、“鴅吺”，其中“兜”、“吺”都是端紐侯部，“頭”是定紐侯部，均舌頭音；同時“朱”也與來紐的“婁”通假，[[5]](#endnote-5)5 “婁”、“鏤”音同。那麽“䶂”無論是舌面音的之若切（章紐沃部）還是舌頭音的都歷切（端紐沃部），聲紐都與“朱”、“鏤”相同或相近，韵部則是沃侯旁對轉叠韵，“䶂”得音轉爲“朱”，亦如其音轉爲“鏤”，故羅蘋言“江東語‘豹’爲‘朱’”應該是有根據，說“朱爲叔豹”也是對的，因而說《毛詩》的“鏤”是“䶂（豹）”的音轉，顯然也是可能的，只不過在典籍中侯、沃通轉的現象很罕見，容易被忽視而已。由此也可知，“䶂（豹）”字在先秦是常被讀作舌音若“灼”或“的”，故或音轉爲侯部的舌音字，而不盡是唇音的北教切。

另外，《爾雅·釋獸》裏有如下記載：

貙獌，似貍。（郭注：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。邢疏：《字林》云：“貙似貍而大，一名獌。”）

窫貐，類貙，虎爪，食人，迅走。

貙，似貍。（郭注：今貙虎也。大如狗，文如貍。）

對于“貙”，其他書裏也有許多解釋認爲是虎類，如《漢書·武帝紀》“膢五日”，顔注引蘇林曰：“貙，虎屬。”《北堂書鈔》卷155引《字林》曰：“貙，虎屬。”《文選·張衡〈西京賦〉》“如虎如貙”，呂向注：“貙，虎類也。”可注意的是“貙”（透紐侯部）、“貐”（余紐侯部）都與“朱”音近，很可能“貙”、“貐”就是動物“朱”的孳乳字，如《山海經》“離朱”（《海外南經》）也作“離俞”（《大荒南經》），“俞”、“貐”音同，故“貙”、“貐”可能均“豹”之語轉，今或以爲“貙是古書中對雲豹的稱呼”，[[6]](#endnote-6)6也並非無據。《爾雅》所言之“窫貐”也當是一種形體較大豹類的猫科動物，神話傳說中的食人動物“猰貐”、“窫窳”大概就是由之神化而來。

綜上，《書·舜典》中“朱虎熊羆”之“朱”和《毛詩·小戎》中“虎韔鏤膺”之“鏤”都是“䶂”的音轉，“䶂”即“豹”字，在先秦它常讀舌音如“灼”或“的”，不盡讀北教切的唇音。後獸名的“朱”又音轉爲“貙”、“貐”，均是指豹類動物。

1. 1 顧頡剛、劉起釪：《尚書校釋譯論》，中華書局2005年，268-26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2 袁珂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，343-34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3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中西書局2019年，14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4 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10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5 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1989年，35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6 百度百科“貙”詞條。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2%99/7042564?fr=aladdin [↑](#endnote-ref-6)